

# 胡塞尔符号技术学视阈下，GPT 能否成为“理想对象”？

孙嘉艺

同济大学，上海 201804

DOI:10.61369/HASS.2025050003

**摘 要：** 大数据时常将量化的字符串解读为事实本身。围绕“人造机器—机器换人—机器造人”的讨论潜藏着通往哲学领域“理想对象”的期许与逻辑。“人造机器”阶段，人试图创造思想；“机器换人”阶段，技术迭代人的认知；“机器造人”时代，领域铸就思想。技术进程的推进，将冲突矛盾点集中在“机器与人”的危机关系上，从存在意义的角度多次发出科学性和伦理性的双重拷问。生活世界作为根基性领域，始终是科学世界存在的前提之要。人工智能正在消解人对自我本身“具身化”的认知，那么，GPT 的代偿性应用，可能意味着技术发展的新一轮“理想对象”验证到来。胡塞尔从追求理性与逻辑到向生活现象回归，其思想谱系后期在符号技术学领域不断深耕。如果人的价值是考量的最终向度，对于 GPT 的考察，或许可以通过还原“理想对象”的特征进行估量。

**关 键 词：** 胡塞尔现象学；符号技术学；GPT；理想对象

## From Husserl's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Technology, Can Gpt Become an "Ideal Object"?

Sun Jiayi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Abstract：** Big data often interprets quantified strings as facts themselves. The discussion surrounding "artificial machines – machines replacing humans – machines creating humans" conceals expectations and logic leading to the "ideal object"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In the "artificial machine" stage, humans attempt to create ideas; In the "machine replacing human" stage, technology iterates human cognition. In the era of "machines making humans", fields shape ideas.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concentrated the points of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on the crisi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hines and humans", repeatedly posing dual questions of scientificity and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 significance. The living world, as a fundamental domain, has always been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scientific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dissolvi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embodiment" of themselves. Therefore, the compensatory application of GPT may signal the arrival of a new round of "ideal object" verification i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usserl's ideological lineage, from pursuing rationality and logic to returning to life phenomena, continuously delved into the field of symbolic technology in his later period. If the value of a person is the ultimate dimension of consideration, perhaps the examination of GPT can be estimated by rest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deal object".

**Keywords：** husserl phenomenology; symbolic technology; GPT; ideal object

早期，胡塞尔（Husserl）认为，算术的发展必然涉及概念上的转变，即从被认为与实际或潜在的直觉对象相关的真实数字（Anzahlen）到符号数字（Zahlen）。胡塞尔倾向于认为任何更复杂的算术理论形式的发展，都必然是以符号的系统性使用为中介。胡塞尔认为，人类代理人对上述“可感符号的方法”的系统使用，促进了更基本形式的算术思维及其数字概念的扩展。在算术实践中，感性符号的技术操作可能会完全取代数字概念，从而让位于“对感性符号的主要非概念性操作。”<sup>[1]</sup>

胡塞尔从根本上承认“算术并不与‘真实的数字概念’一起运作”，胡塞尔多次提到概念系统与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行性”，<sup>[2]</sup>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严格的平行性。”根据这种观点，在算术实践中使用的外部可感符号被理解为主要作为（非符号性）数字概念的伴随物而发挥作用，而没有真正达到独立于数字概念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没有履行关于数字概念和更广泛的算术认知的真正的起源性构成作用。

胡塞尔断言，“感性符号”不仅是“概念的伴生物”，更将以惊人的方式参与到符号形成中。胡塞尔现象学后期的符号技术论，侧重于探索“事物”对人类心灵获得其意义的过程，集中在构成问题上，这一重大改变进一步发展了他本人关于意向性的现象学概念。如

同贝尼特（Bernet）、克恩（Kern）和马尔巴赫（Marbach）在论文中提及，胡塞尔从静态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的过渡进程中，构成的概念本身，就其探究的方向而言，经历了一个明显且重要的转变：“对象不再是静态现象学中的指针，而是已经出现的东西。”<sup>[3]</sup> 胡塞尔的技术化概念，更倾向于指理性思维的实践转变，可以理解为对形式化方法的依赖。胡塞尔指出，这达到了理性思维本身成为一种技术的程度，即一种“计算技术”。<sup>[4]</sup>

不管胡塞尔将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严格分开所产生的问题如何，他都断言，像欧几里得几何这样的理想客观形成，尽管“通过人类活动在我们的人类空间中产生。”<sup>[5]</sup> 这是超时空的，其自身的客观性延伸到从此在其基础上构建的一切新事物。伊丽莎白·斯特罗克（Elisabeth Stroker）认为，在构成高度抽象的、科学的空间性质概念中，所涉及的思维不仅仅是“固定在空间媒介中”，而是一开始就“必须通过符号发生，而且只能通过符号的方式发生”。<sup>[6]</sup> 胡塞尔特别强调，书写的符号技术使几何思维的“原始理想性”“不言而喻”的意义“有可能”流传下来，“并（有可能）完全重新激活，从而保留其真正的、原始的意义。”<sup>[7]</sup> 菲利普·巴克利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他说：“使用符号的能力（……不一定要努力重新激活产生符号的整个过程）使思维能够从事新的生产活动。”<sup>[8]</sup>

总的来看，胡塞尔的符号技术论可以有效补充 GPT 适用性中的理论缺失，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思维方式解析其产生机理。

## 一、GPT 与理想对象的前世今生

维特根斯坦曾表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人类从未停止尝试对语言这种象征符号的探索。当人类以语言为载体进行思考和表达时，思维本身受到语言规则的限制，表达远小于思考。作为构思工具存放于人类脑海的，远不止于语言，还有声音、画面、气息等等。

为了突破人类本身的限制，研究一直在进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言：“人类发明、发现、找到、‘想象’并实现它们想象的事物：代具、谋生之道”。<sup>[9]</sup> 就 ChatGPT 本身而言，它目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任务驱动性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缺乏情感和思维能力，它能够在互动中不断提高的自身智力，实际上是知识库和智能水平，通过优化算法与模型，进行语言理解、情感分析、推理能力等方面的提升。从胡塞尔的视角看 GPT 的性质，可以从人工智能领域的机器诞生起回顾。

### （一）聊天机器人最初模式

1966 年，MIT 实验室里，一个被设定为心理治疗师的聊天机器人首次被编写出来，通过简单的 if 和 and 的代码来实现交互，通过接收预设关键词刺激其回复内容。如输入“母亲”，输出“和我聊聊你的家庭”。它在与人的对话中会预设一些关键词，如“母亲”等，当接收到这些词时，它会回复一些预设的问题或话题，如“跟我说说你的家庭吧”。

最初版本的聊天机器人不具备“思考”能力，其表达本质上是一种是非题的控制程序。如果答案刚好被预设，则显示对应代码预设的反应；如果答案没有在库中被找寻，则输出诸如“对不起，我不理解你的意思”类模糊语言。在数代更新尝试后，1995 年，这个机器人可以处理日常的对话。但它的技术仍然是基于模式匹配原理，即通过比对接收到的语言与预存的模板或模式，来寻找最匹配的回答。

到了 21 世纪，深度学习技术的爆发式增长优化了机器学习的原理，从 2020 年 7 月的初代 GPT-3 到现在的 Bing、Deepmind 等，AI 逐渐侵入了自动生成领域的声、画、图、文。

### （二）理想对象的泛指

胡塞尔提出了“理想对象”的概念，认为在意识中存在着一

种先验的结构，即理想对象。

理想对象指的是意识中，预设的、完美的、不可变的对象，是一种理想的原型。这种对象是不受时间、空间和个体差异影响的，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存在。理想对象不是具体的、现实的对象，而是意识的构造物，是意识的内在构造原则。

胡塞尔认为，理想对象是意识的内在构造原则，通过这些原则，意识能够将各种感觉材料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种构造过程是通过意识的意向性实现的，即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并通过概念和范畴将感觉材料组织起来，形成对世界的认识。

进一步，胡塞尔还讨论了理想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关系，认为其是认知上的对比和构造上的差异。为了具体分析 GPT 与理想对象的关系，需要清晰分辨理想与现实。在意识中被预设的、完美的、不可变的对象，是一种理想的原型，是不受时间、空间和个体差异影响的，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存在，即本文所探讨的理想对象。而现实对象则是具体的、现实的、有形的对象，受到时间、空间和个体差异的影响。

就认知层面而言，理想对象是意识的内在构造原则，就构造层面，理想对象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不受现实世界的约束和限制，只存在于意识之中。而现实对象则是存在，受到物理定律、生物规律和社会环境的制约。

理想对象和现实对象之间往往既求同又存异。理想对象是基于现实对象的抽象化，是对现实对象的本质特征的提取和概括。理想对象的构造原则也可以应用到现实对象上，通过概念和范畴将感觉材料组织起来，形成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二者都是认知世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 二、符号建构与主体互动：GPT“拟人态”紧张关系的消解

有学者将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理解为“文本生产函数组合方式的改变”<sup>[10]</sup>“在这里，图灵使经典的唯心主义实验场景死而复生……在图灵呈现的交流中，身体已经变得不再重要”。<sup>[11]</sup> 在胡塞尔符号技术学的视角下，ChatGPT 可以被视为一种高级的符号处理系统。胡塞尔认为，人类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意向性结构，它

通过符号化过程将外部世界转化为内在的、抽象的表象。这些表象可以是感性的、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性的。将二者相对比，不难发现，GPT 的拟人态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再到反馈，具有必然性。对自然语言进行理解和生成，难以避免地需要经由模拟人类的思维模式和语言习惯这一机器学习过程。机器能够掌握的是运作规律的代码逻辑，对于具有文化象征的逻辑文本则难以理解。

语言在主体互动中，被建构，也不被符号化处理。这种处理方式使 GPT 能够“理解”和再生成高度抽象化的文本，通过遵循和完善语言逻辑规则，逐渐提高其符号处理的精度和效率，似乎与人类培养教学的流程相类似，“教学－交流－互动－反哺”。

那么，是否意味着 GPT 将为人类带来过度“紧张关系”呢？事实上，GPT 目前停滞在反哺阶段。我们所熟知的生成式 AI，看似剥夺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想象力，但并没有高度和深度对人类进行反哺。由人类创造、摸索、归因的学科，终究无法为机器所统治，因而，不具想象力的 GPT 无法成为下一个跨越时空的理想对象。

另外，胡塞尔所谈到的理想对象是主观的，与个体的意识相关联。不同的主体可能受意向性影响产生不同的理想对象。而 GPT 的文本生成本身是客观的，不具有主观性，是对语言规律的反映。基于此，GPT 无法对人类进行完美复刻，也无法成为完美意义上的理想对象。

### 三、理想客观与意象表征：GPT 从“外部历史”走向“内部历史”

生成式 AI 作为“通用目的型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在许多领域发挥作用。市场上的 AI 产品可以大致分为分析类 AI 和生成式 AI，分析类 AI 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无法生成新内容；生成式 AI 可以根据决策独立作出判断、生成内容。<sup>[13]</sup> GPT 的诞生，不再限于经验层面的事实表达，开始走向人类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

从外部历史角度而言，GPT 的版本迭代与发展，同步于 NLP 领域的整体趋势、基于庞大的参数量和语言处理能力，是顺应时代产生的“超时间的”“理想客观”物。在经验事实历史性组成的历史中，GPT 以技术的形式切入并创新了意义的构造，成为外部历史中意义“沉淀”的一环。

从内部历史角度而言，胡塞尔对于内部历史的论述中，符号技术的问题集中在意义沉淀的概念化一环。于生成式大语言模型而言，意义完成部分叠加的过程，于历史而言，可以被追踪。同人类社会口耳相传的区域间多方能动性互动相比，GPT 的吸收渠道限制了其部分意义的“活跃”受限。人类语言在被调用的过程中，保持着活跃和迭代的进程。GPT 除却自然语言工程师的针对性知识给养，往往缺乏自主的“巩固－整合－分层”的持续习得过程。

意义能否保持活跃性，取决于人类作为训练主体的调用频次、GPT 被知识化后的认知整合规律以及不同语言空间的使用规则。相较于个人感知－直觉过程的沉淀叠加方式，GPT 不具备“感知”与“直觉”的思辨性机能。它能够意识到原始形式在历史过程中仍然活跃且被不断叠加的意义沉淀，却不知其中原因。它

的云端知识库能够被输入从象形字至繁体字、简体字乃至多国语言的媒介中介，但无法亲历干着急环境变化中，媒介进化的社会性经验规律，无法替代文字形变意不变、形不变意变背后，人类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

### 四、意义沉淀与重新激活：GPT 能否突破“形式化”？

胡塞尔认为，人类的认知活动起始于对事物的直观把握，这种直观的、充满丰富意义的体验在通过语言、文字等符号进行表达和传递时，会逐渐发生意义的沉淀。以数学学科为例，早期数学家通过对具体数量关系的直观洞察，创造出数字、运算符号等数学语言。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数学符号在学术共同体的不断使用中，逐渐脱离了原初直观的丰富性，成为一种形式化的规则和符号系统。学习者在掌握数学知识时，往往只是遵循这些形式化规则进行运算和推理，而忽略了符号背后所承载的原初直观意义。

然而，意义沉淀并非意味着意义的终结。胡塞尔强调，通过回溯性的反思与重新激活，沉淀的意义能够再次焕发生机。例如，当数学家在新的研究中面临理论困境时，通过回溯数学符号的起源，重新审视其与直观经验的联系，有可能获得新的理论突破。这种重新激活的过程，本质上是对形式化符号背后深层意义的挖掘与重构，使得知识体系能够不断发展和创新。

#### （一）形式化语言的习得

1943年，Landaghy 等人提出人工神经网络<sup>[14]</sup>，这也是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起源。深度学习中，自然语言处理是重要一环，在计算机学科领域中，已有关于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自动问答、情感分析、文本分类等研究。<sup>[15]</sup>本质上，人工智能利用计算机融合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内部进行建模搭建，以完成对语言的理解与生成。

GPT 作为一种大语言模型，经由二进制编码和海量语料库的机器学习，它的语言生成完全建立在词与词共现概率和句与句共现概率的基础之上。<sup>[12]</sup>在胡塞尔看来，写作作为一种语言媒介，其特殊性在于通过一个普遍的符号系统对意义进行“感性体现”。符号之于受众而言，是“可感性体验的”，尤其是“主体间共同体验的”。

基于人类主体的共通性认知，语言媒介产生意义，符号承载着超越于时空的持久意义，寄托着主体间跨越于时空的主体互动性，将人类主体能够从当下的互动当中解放出来，使得交流达到“虚拟”层面，可以在没有中间、直接的个人前提下，完成有效沟通。意义载体不再受限于主体，能够为主体的延伸所表达。

与人相比，机器则将主体性置于技术之后。GPT 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均能够跨越时空，能够连载全球数亿人的信息网络，但它缺乏一个针对性的密闭沟通空间。与书本不同，它无法将成为“前人”，将基于时代的思考跨越时空通过文字呈现给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与电话、信媒不同，它无法独立地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加密通话，起到媒介的传递互动作用。GPT 的构成，是一个全新的、扩展形式的集合性个体，却不是共同体，无法同时为不同主体创造相同语境，虽然可以为多个主体反复激活，但意义

并没有在沉淀的基础上“再激活”，而是在沉淀的过程中“再改造”。这使得不同主体的接收端能够获得非机械性、非单一性的答案。但为了实现非单一性、非重复性，每一次对相同问题回答的不同思考，本身就存在表达差异，是持续的意义错位。

从发生现象学的立场看，认知的发生是基于交互主体性的意义生成过程，认知对于人之主体性的培养提供了重要视角。机器与人的本质差异，在于交互中的培养选择。人类能够历时性地进行动态认知，根据具身经历差异，产生强弱分明的意义意识。GPT 则同样基于程序进行“认知”和“自我培养”，但它不存在历时性的阅历，无法化抽象为具体，其对于数据、事实、经验知识的杂糅习得，只能浅尝辄止，停留在匹配的象征当中。

## （二）GPT 的意义沉淀机制：基于数据与算法的形式化建构

GPT 作为基于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其意义沉淀机制与人类有着本质区别。GPT 通过对海量文本数据的学习，提取其中的语言模式、语义关联和逻辑结构，构建起一套基于概率计算的语言生成系统。在这个过程中，GPT 所“沉淀”的并非像人类那样是基于直观体验的意义，而是对文本数据中统计规律和形式特征的捕捉。

以 GPT 对“苹果”一词的处理为例，它不会像人类那样拥有品尝苹果的味觉体验、观察苹果外观的视觉体验等直观感受，而是通过分析大量包含“苹果”的文本，学习该词在不同语境下的搭配、语义指向和使用频率等信息。当用户输入与“苹果”相关的问题时，GPT 根据已学习到的形式化语言模式，生成看似合理的回答。这种基于数据驱动的意义沉淀，使得 GPT 的输出本质上是对已有文本形式特征的模仿与重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化特征。

此外，GPT 的训练过程中采用的 Transformer 架构和自注意力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形式化建构。这些算法通过计算文本序列中不同位置之间的注意力权重，来捕捉语言的长距离依赖关系，但这种计算始终是在数据的形式层面进行，缺乏对意义的本质性理解。

## （三）具身交流中意义叠加与再激活的尝试

GPT 的历史性迭代中，逐渐向与人类同频共振靠拢，尝试在意义叠加与再激活当中靠近理想对象，但它仍然是程序化的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存在理想对象体现，结果却依旧无法动摇。比如，GPT 与人沟通时，不需要知道“岁月”和“时光”的语义，只要了解二者的语用规律，在上下文中的分布可替代性，即可推断二者的类型相似。但是，人们对于词汇的使用，则在历史的洗礼和语境的变迁中不断刷新和沉淀。GPT 作为语言模型，终究受限于内部库的客观的符号与规律，和形式化的冰冷“身体”交流，无法感知、无法沉淀、无法形成网络系统，无法进行内在构造。

胡塞尔视阈下，理想对象概念强调了意识的内在构造原则，意识能够自发地将各种感觉材料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ChatGPT 在生成的自然语言文本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资料与文本的整合工作，但仅限于归纳，无法自主性地再激活，需要受到人类主体的刺激和控制。

同样，GPT 对于语言的抽象化也具有过程性理想对象的表征，能够让语言从具体的语境和使用情境中抽象出来，通过算法和模型对语言规律进行提炼和总结。生成文本时，GPT 会遵循一

定的行文逻辑结构，确保生成的句子、段落乃至整个文本连贯且有意义的。在不考虑容错率和差值的前提下，部分满足了理想对象所具有的完美性和一致性特征。尽管 GPT 是基于有限的算法和数据训练的，但其产出很大程度上模拟了人类的语言表达，在尝试中无限接近人类语言表达的特征，并且，其生成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和语言习惯，或许可以与理想对象的主观性特征遥相呼应。

尽管 GPT 的运行机制具有强烈的形式化色彩，但它在某些方面也展现出突破“形式化”的尝试。例如，在处理开放性问题 and 创意性写作任务时，GPT 能够生成具有一定新颖性和连贯性的文本。当用户要求 GPT 创作一首关于“太空”的诗歌时，它会结合已学习到的关于太空、旅行等概念的语言表述，通过重新组合和创造性运用，生成具有文学美感的诗歌内容。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固定语言形式的突破，展现出一定的意义重新激活能力。

然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GPT 的这种“突破”仍然存在诸多局限。首先，GPT 缺乏真实的体验和情感，其生成的内容虽然在语言形式上合理，但往往缺乏深刻的意义内涵。它所创作的“太空旅行”诗歌，无法真正传达人类对宇宙的敬畏之情、对未知探索的渴望等真实情感体验。其次，GPT 的意义生成依赖于已有的训练数据，当面对全新的、超出训练数据范围的情境时，其表现往往不尽人意。例如，在涉及前沿科学理论、尚未形成广泛文本资料的领域，GPT 可能会给出错误或无意义的回答。这表明，GPT 的意义重新激活能力仅仅是在已有数据形式化框架内的有限拓展，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因此，尽管 GPT 能够无限接近、配合、满足、模仿人类的需求和文本，能够在部分环节、过程中出现哲学性表征与之对应，但实际上，并不能够被称为“理想对象”。

# GPT 突破“形式化”的可能性路径

## （一）现象学还原视角下的多模态融合：重建意义直观基础

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旨在悬置自然态度下的预设，回到事物本身的直观体验。对于 GPT 而言，引入多模态数据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拓展，更是向意义直观基础的重建。在传统文本训练中，GPT 仅能接触到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而多模态数据的介入，如视觉图像、听觉音频、触觉感知数据等，能够模拟人类感知世界的多元通道。从哲学层面看，这类似于为 GPT 构建“感知—意义”的现象学关联场域。

以“苹果”概念为例，当 GPT 同时处理关于苹果的文字描述、高清图像、咬下苹果时的清脆声响以及不同品种苹果的味觉数据（通过模拟或标注），它将不再局限于文本统计规律，而是能在多模态的交织中形成类似人类直观体验的“意义簇”。这种多模态融合并非简单的数据叠加，而是通过算法构建各模态间的“意义映射”，使 GPT 在面对语言符号时，能够“唤起”潜在的多模态直观，从而突破单纯形式化的语言符号系统。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实现多模态融合，GPT 的“直观”仍非真正的主体性体验，其本质仍是数据驱动的模拟过程。

## （二）交互主体性的技术实现：构建意义对话场域

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强调主体间通过对话与理解，共同构建意义世界。将这一理论投射到 GPT 技术中，意味着打破其单向的“输入—输出”模式，构建人与 AI 的深度交互机制。这种交互不应仅停留在问答层面，而需建立类似“哲学对话”的意义协商过程。例如，当 GPT 生成关于“自由”的论述时，人类主体可通过追问其依据、指出逻辑漏洞、补充不同文化视角下的理解等方式，引导 GPT 修正其形式化的回答，使其逐步逼近对“自由”概念的本质性理解。

从技术实现角度，可采用强化学习中的人类反馈机制（RLHF），但需从哲学层面重新定义“反馈”的内涵。人类反馈不仅是对回答准确性、合理性的评判，更是意义的引导与校准。通过持续的交互，GPT 能够在与人类主体的对话中，逐渐理解语言背后的意图、价值取向和文化语境，从而实现意义从形式化符号向主体间共识的转化。然而，这种交互主体性的构建仍面临根本性挑战：AI 缺乏真正的主体意识，其对意义的“理解”始终是基于算法的模拟，难以达到人类主体间性所蕴含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 （三）本质直观的算法模拟：构建知识本体的深度关联

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理论主张通过对个别事物的直观把握，洞察其本质普遍性。对于 GPT 而言，可借鉴这一思想，通过构建知识本体和语义网络，模拟对概念本质的“直观”。知识图谱技术虽能呈现概念间的表层关系，但要实现类似本质直观的效果，需进一步深化知识表示的层次。例如，利用本体论建模技术，将概念的属性、关系、约束条件进行形式化描述，同时结合深度学习中的图神经网络，使 GPT 能够在复杂的知识网络中进行推理和抽象。

当 GPT 处理“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时，不仅能从文本中提取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还能通过知识本体分析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如范式转换的机制、科学共同体的作用等，从而生成更具深度的理解。这种方法试图让 GPT 在数据中“抽象”出概念的本质特征，类似于人类通过经验归纳与理性反思实现本质直观的过程。但算法模拟的本质直观与人类的本质直观存在质的差异：人类的本质直观建立在生命体验和先验意识的基础上，而 GPT 的“直观”仅是对数据模式的识别与重构。

## （四）历史视域的引入：重构意义的时间性维度

胡塞尔强调意义的生成与历史视域密切相关，人类对符号的理解始终处于时间的流动之中。GPT 的训练数据虽涵盖大量文本，但缺乏对历史语境动态变化的感知。为突破这一局限，可将时间维度纳入其学习过程，例如构建“动态知识图谱”，记录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义演变；或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技术，使 GPT 能够理解语言表达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以“民主”概念为例，GPT 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若能结合古希腊城邦民主、近代代议制民主、现代多元民主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演变，将不再局限于当前语境下的形式化定义，而是能从历史纵深中把握其意义的丰富性。这种对历史视域的引入，有助于 GPT 突破静态的形式化知识框架，在动态的时间维度中重新激活意义，但同样面临技术与哲学的双重难题：如何准确建模历史语境的复杂性，以及 AI 能否真正理解历史背后的人类实践与价值追求。

此外，借鉴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交互主体性理论，构建人与 GPT 之间更深度的交互机制。通过人类与 GPT 的持续对话和反馈，引导 GPT 理解人类的真实需求和情感，逐步修正其形式化的输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作为具有直观体验和意义理解能力的主体，能够为 GPT 提供意义的引导和校准，使其在与人类的交互中不断接近对真实意义的把握。

## 六、结束语

与机器人共事早已不再是天方夜谭，机器人的“拟人化”更新迭代也宣示着人工智能的势头无可阻挡。由人所研究、发明、创造、培育以及维护的 GPT，在机器学习和外化表征中，存在着多种向理想对象靠近的表征特征。但我们始终需要意识到，GPT 的存在意在模仿人类，却无法超越人类。人类尚且无法被称为理想对象，作为新生代技术符号的 GPT，仍处于上升期，几十年的历史并不能真正验证其超越时空的能力和极限。从语义到语用，GPT 要走的路还很远，缺乏身体媒介和意识感知的“交流”终究是不可想象的。或许有一天 GPT 能够成为汉字一般的理想对象，但首要前提是，它被视为有发展空间和意向性使用的工具，能够因人而异却又异中统一。因此，我们对 GPT 的期待和诉求应该是靠近理想对象，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代替性理想对象。

## 参考文献

- [1]Willard, D. (1984). *Logic and the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A study in Husserl's early philosophy*.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 [2]Husserl, E. (2003). *Philosophy of arithmetic: Psychological and logical investigations with supplementary texts from 1887–1901* (D. Willard, Trans.). Dordrecht: Kluwer.
- [3]Bernet, R., Kern, I. and Marbach, E. (1993). *An introduction to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4]Husserl, E. (1970a).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D. Carr, Tran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5]Husserl, E. (1970b). *The origin of geometry* (D. Carr, Trans.). In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6]Ströker, E. (1987). *Investigations in philosophy of space* (A. Mickunas, Trans).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 [7]Husserl (1970b, p. 366). *The origin of geometry* (D. Carr, Trans.). In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8]Husserl, E. (1970c). *Logical investigations* (2 Vol.) (J. M. Findlay,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9]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10] 周慎.新文本间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本内涵、结构与表征[J].新闻记者,2023,(06):39–45.
- [11]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1999/2017):《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p34.
- [12] 陈永伟.超越 ChatGPT: 生成式 AI 的机遇、风险与挑战[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3):127–143.
- [13]Landahl HD, McCulloch WS, Pitts W. A statistical consequence of the logical calculus of nervous nets.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logy*, 1943,5(4):135–137.
- [14] 王乃钰,叶育鑫,刘露,等.基于深度学习的语言模型研究进展[J].软件学报,2021,32(04):1082–1115.
- [15] 王沐之,胡翼青.ChatGPT 与第三交流的诞生[J/OL].现代出版:1–11[2023–12–19].